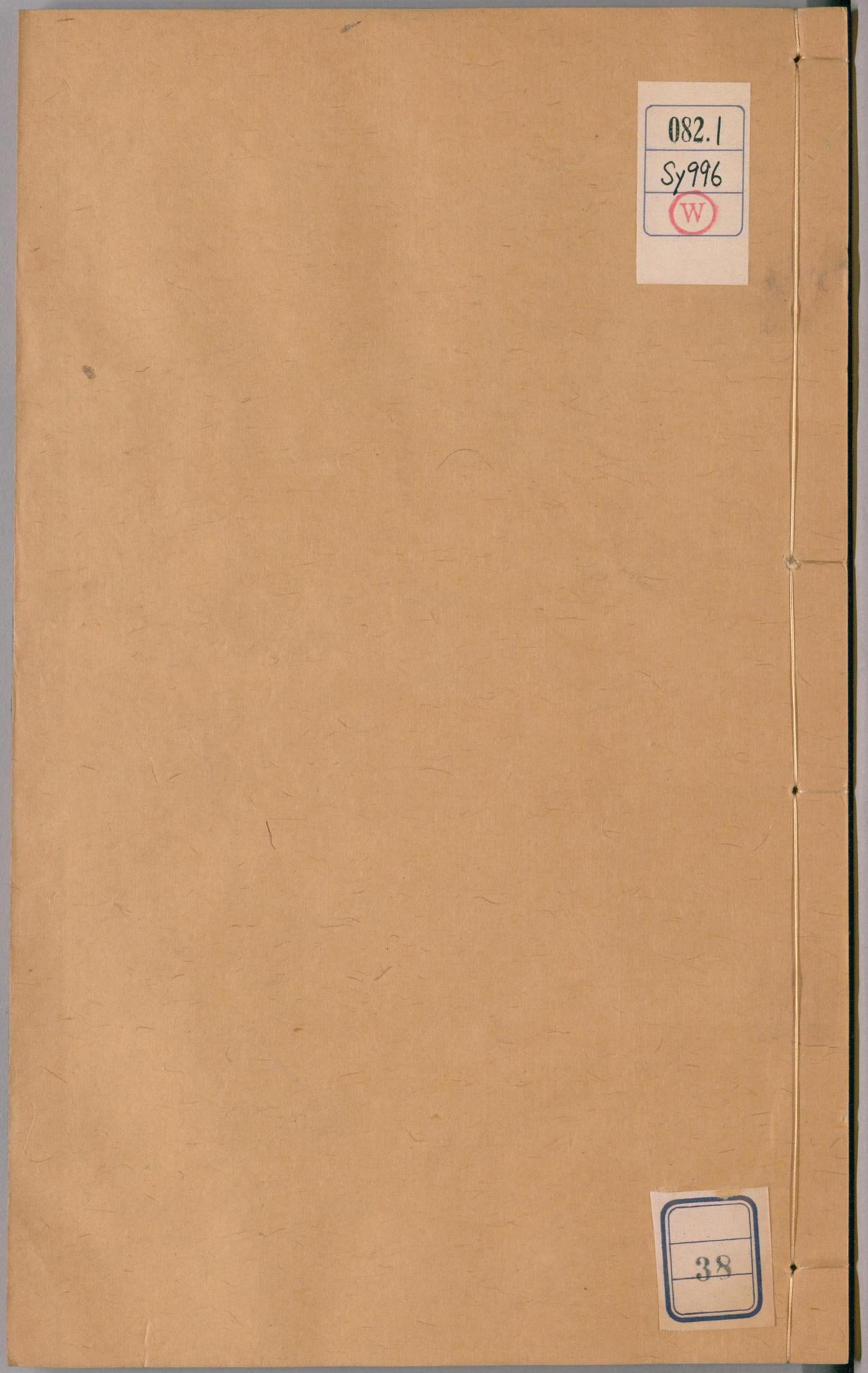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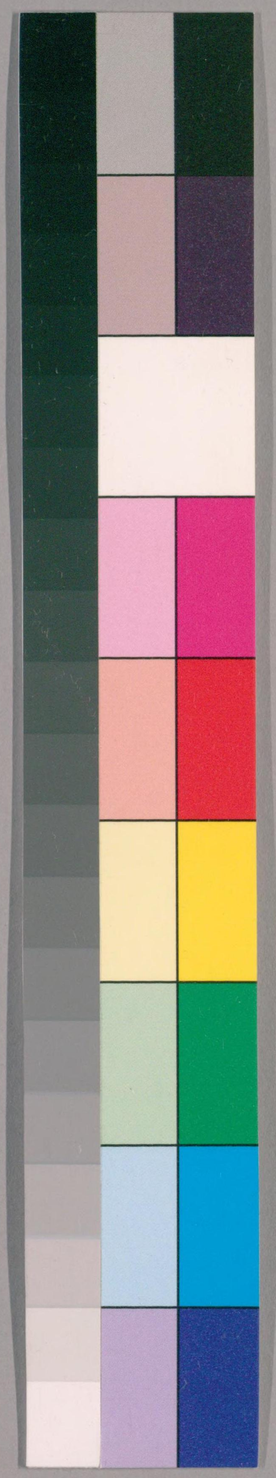
082.1
Sy996
W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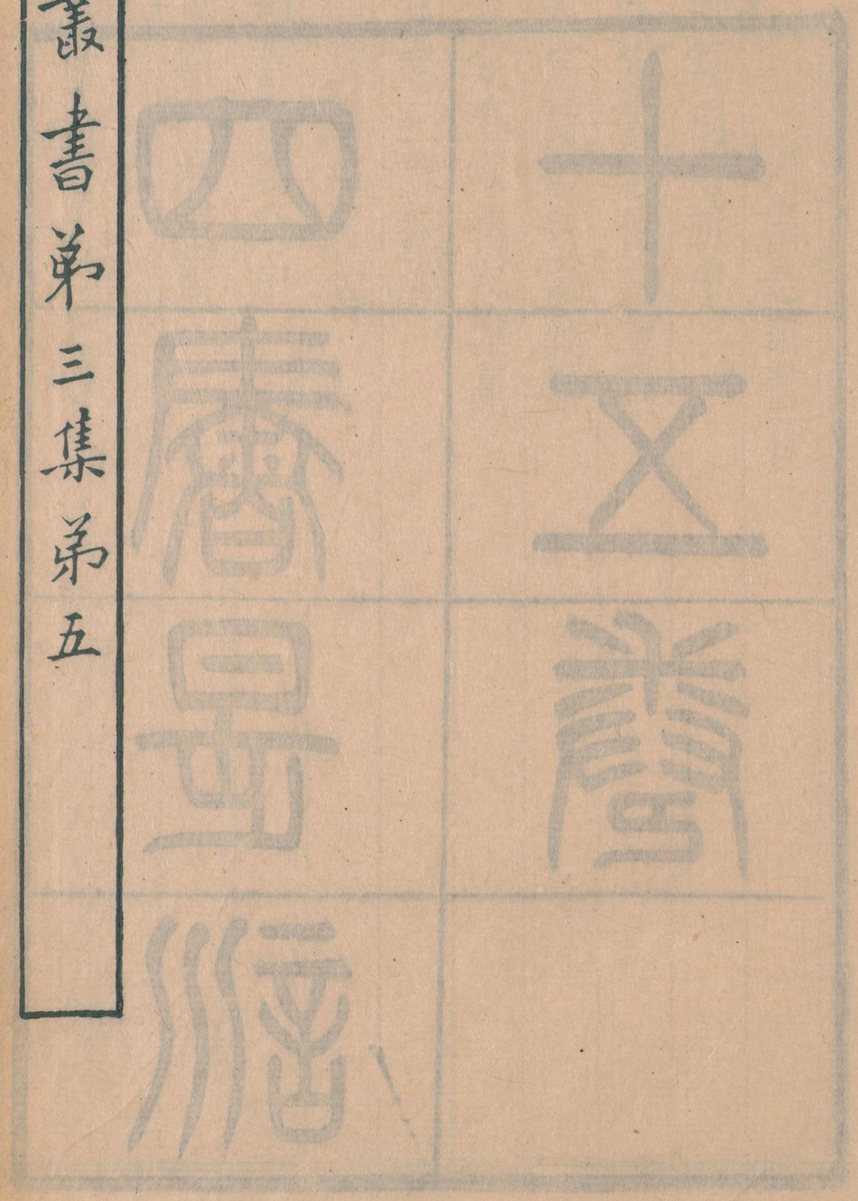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第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082.1
Sy996

聚學軒叢書

四書是訓書目
御纂周易折中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欽定三禮義疏
御纂周易述義
御纂書義折中
御纂春秋直解

55271

四書是訓

十又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卷一
大學中庸
大學
學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格物致知
帝典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瞻彼淇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於戲前王不忘
聽訟章
桃夭
秦誓
生財有大道節
府庫財
畜馬乘　百乘之家
卷二
中庸
射有似乎君子節
順父母

嘉樂君子
宗廟
諸侯大夫士庶廟制附
饗
武王末受命
追王
祭以大夫
三年之喪
卷三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春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脩其祖廟
宗器
設衣裳
序昭穆
序爵
辨貴賤
序事
旅酬下爲上
燕毛
奏其樂
郊

社
禘
嘗

卷四

體羣臣
柔遠人
賤貨　薄來
厚往
朝聘以時
朝
日月星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禽獸居之
蓍龜
維天之命
禮儀三百
宋
在彼無惡
潛雖伏矣

卷五

論語

千乘之國
節用

思無邪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損益
徹
揖讓而升下而飲
繪事後素
魯禘
灌
子入太廟
射不主皮
告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反坫
木鐸
武
居上不寬
卷六
幾諫
治賦
宰
帶
與之粟九百
觚

神祇
籩
豆
成于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
敦
溝洫
卷七
麻冕 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拜下
門朝位堂
揖所與立
趨進
執圭
享禮
私覿
緇衣羔裘
佩
非帷裳
布

齊必變食
沽酒
羹祭
席
鄉人飲食
鄉人儺
侍食
君祭
式
負版

卷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社稷
會同
元端
章甫
相
足兵
年饑用不足
徹
折獄
能使枉者直
衛君待子而爲政

農
圃
富之
教之
必世而後仁
冉子退朝
宗族
不恆其德
占
及其使人也器之
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桓公殺公子糾
公叔文子
君子思不出其位
卷九
問陳
俎
夏時
周冕
鄭聲
史
侍于君子

邦君之妻
不學詩無以言
改火
微子去之
亞飯三飯
魯公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權量
卷十
孟子
移民移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斧斤以時入山林
五畝之宅
匹婦蠶之
稅斂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俑
籥
作之君作之師
巡守
省耕斂

補助
師行而糧食

卷十一

明堂
仕者世祿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國人皆曰可殺
雲霓
鼎
市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關市
夫里之布
孟子去齊
坐
小丈夫
疏衰之服
饘粥之食
居廬
卷十二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
野九一　國中什一

圭田　餘夫
方里而井中爲公田
丈夫之冠
母命之
蠶繅
牲殺器皿衣服不備
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
春秋天子之事也
卷十三
律呂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卒于鳴條
杠梁
湯執中
卷十四
天之高也節
天無二日
天子一位
君一位節
公一位
卿一位
大夫一位

士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節
代耕
耕者之所獲節
庶人不傳質
皮冠
旃
旂
旌
卷十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弟爲尸
霸
葵邱之會
束牲載書
賓旅
無專殺大夫
遏糴
魯方百里者五
親迎
中天下而立
舜之居深山之中節

短喪
請數月之喪
征之爲言正也
巧
古之爲關也章
諱
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武進劉逢祿學

大學中庸

禮記義疏大學　戴記中學庸二書以古本參之今本其節次每有異同而大學尤多前後互易之處攷其源流先是程子移克明德止於信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之前移聽訟節於節彼南山之後至伊川程子乃定爲今本朱子自云因程子所定者是也顧經與傳未經區別而此謂知本二句猶莫知所屬迨朱子章句分經一章傳十章又於誠意章前補完格物致知一傳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爲其結語其此謂知本句則明其爲衍文朱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子所云更攷經文別爲序次者是也自是而今本遂別於古本矣要之朱子原未嘗以自出之新裁削相沿之舊籍如傳之首章第三章第四章各於章末識云此章舊本誤在某處而於傳之七章仍識云自此以下俱以舊文爲正夫屏沿習之見以抉經籍之蘊者善會前聖之精也創獨有之論而亦不廢先儒之云者留質後賢之意也今之學者執朱子之簡編而竟忘朱子之本意夫豈朱子之所待於將來者哉茲當釐定三禮於二書之斷節分章解經釋注悉從古本而朱子集注次於其後惟於每章每節之分合各殊前後互異者仍以今本之節次附識焉俾學者有以遡其源流徵其同異不特注疏羽翼之功得垂於不朽即朱子當日涵泳聖賢參互衆說其折衷之虛懷百世而下猶將見焉若乃以朱子補傳爲未安而歸正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謂大學原無闕文此則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之說也而車氏清臣方氏正學咸是之又或爲艮知之解以攻集注若王氏陽明則竄入於異學諸如此類概置之不論不議焉而已惟注疏暨朱子章句則一字不遺亦仍今本留識舊簡之意也夫

禮記義疏 中庸 漢儒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朱儒遂於理其學得聖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

之說盛行遂庋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攷朱子章句去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喙爭鳴羣言淆亂藉使莫爲之前字櫛句疏以餉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考信烏知其不爲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購也然則二書之得表於朱子者注疏羽翼之功又安可沒也哉明季張氏溥嘗兼輯成書矣顧錄朱注則全而於注疏從節未免有闕略之憾茲用編次注疏與朱注同其詳備不厭其文之繁辭之複與其義之各出而不相謀非雜也夫亦主於修古不忘其初而已存古於後人所不存尤欲存古於後人所共存此注疏暨朱注兩相存而不悖也

大學

學

禮記義疏 鄭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其立鄉學亦王制

如虞庠爲三孔云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三代之學今考易太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是虞夏殷亦未必止二學且此四學天子入之則必國學而非小學且一日周之則其地必相近而不在郊大戴禮記有五學賈誼所述古禮亦同是此東西南北四學中有大學爲五也嘗總而論之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

亦有小大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而
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蓋以年論則八歲所入
者名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
虎門側者卽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入
焉不於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
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夫適士之子之俊者與世子
居遊亦入焉故周禮士師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
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
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卽入四
郊之小學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
此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

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迥殊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
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
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亦
謂之校諸侯之國學在郊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及自鄉而升庶人之子皆入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
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太學在郊將出而校之天子也
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以下大約與侯國同
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
之郊學則必四或曰虞夏殷郊學皆一周兼四代則四
焉東之前曰東膠周學也謂之南學養致仕之老於此

東之後曰東序以法夏亦曰東學養老更於此西之後
曰瞽宗以法殷亦曰右學謂之北學養死事之老於此
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鄉六遂之所升既眾而諸侯
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
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入而用之也
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董子言五帝大學曰
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陳氏言明之以法和之
以道曰辟雍成其所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大樂正掌
其教天子之元子眾子內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則不必由郊學升而即入於此或天子年尚少如太甲
成王亦學於此常居東膠則三公三孤泝之不專受教

於樂正矣而此成均亦備五學之制蔡氏邕謂辟雍明
堂異名同實則大體如明堂而鄭氏於考工亦言或舉
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明同制也

天子之小學在虎門之左師氏掌之當王宮之正東諸
侯在公宮南之左當東南避天子也其鄉學之制則家
有塾者小學黨有庠遂有序者則鄉學中之大學也其
學官之職則國學掌於大樂正而大胥小胥以下其屬
鄉學掌於卿大夫而州長黨正以下其屬也其教之法
則國學樂德樂語樂舞其凡鄉學六德六行六藝其目
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其不帥教者
以告樂正而後樂正論其秀者以告而官之司馬在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學則鄉大夫先簡其不帥教者以告司徒而後司徒興
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於王也其仕進之法則自國學
出者往往爲王朝之官謂之適士自鄉學出者大抵爲
鄉遂之吏所謂庶士也蓋古者世家與編氓有貴賤之
分故自少而別異之而仕進亦有二途然編氓之中又
有二途也但自鄉升者其位止曰庶士其祿止於代耕
其優之止免鄉之徭役蓋自比長至閭胥鄰長至里宰
不啻萬計安能悉官於司馬正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先就補其民之秀者而
均以代耕之祿漸出於部伍而爲之長還入部伍而治
其事也若其不願小成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其論

選士進與國子等矣　古者先試以職實能任職然後
命之未命之前止受前爵之祿必受命乃進祿也如大
夫五十乃命未五十猶是士試大夫止受士祿所謂進
賢如不得已也

周官義疏　師氏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
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
氏所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
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要其終而言之者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
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
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又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聖子曰人受命於天至德以爲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

禮記義疏 明堂位 此學名虞夏與王制同與孟子異蓋孟子所言是周鄉學州序習射則取義於序黨庠養老則取義於庠故王制於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也孔謂諸侯有大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或三但魯頌惟言泮宮不言有瞽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國學有三四者是孔說亦因此而云也至於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藏祭祀之粢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與夫天子

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魯國學明屬侯禮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庠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爲夸耳

又丙則 尚書大傳言年十三入小學白虎通義言八歲入小學此言十年就外傅貴賤異歟傳聞異歟或原有不必拘者歟

禮記義疏 鄉射禮 并東序於東膠疏說與陳氏同惟疏以上庠右學在郊東序東膠在王宮之東陳氏則謂與成均並在一邱之上位置爲異至上庠辟雍與成均爲并爲析陳氏曾未之考董仲舒以成均爲五帝學名疑即上庠以其四面環水壅之故又以辟雍名意亦一學而三名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禮記義疏 禮運 書曰明哲實作則蓋君當立身無過之地必自明於明德乃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人自則之不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身且多過人何則焉所謂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格物致知

禮記義疏 曾子問 必如曾子所問纔可當格物致知四字非如此精察則力行處總是粗疏不見聖人權度精切處

帝典

禮記義疏 曲禮下 三王無帝名司馬遷作夏商本紀俱加帝字惟周本紀不言帝謂後世貶之其說不經呂氏謂遷據世本世本亦從帝乙之名而傅會二代未嘗盡稱帝也此言帝者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崔氏謂始於作記之時誠然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周官義疏 序官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爲之極也君奭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爲之極也朱子以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辨書傳以極爲中之誤乃從周官看出蓋以爲民極不可訓以爲中也必兼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爲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逐字皆得實義而了然易明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周禮義疏禮器圖詩曰邦畿千里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則天子面五百里爲王城百里爲郊郊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近郊之宅田士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牧田任其餘地皆謂之郊以其與邑交故也二百里爲甸甸置六遂七萬五千家而公邑任其餘地謂之甸以甸法在是故也三百里爲家削削所以封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謂之削以其削於縣都故也四百里爲邦縣所以封卿與王子弟之疏者謂之縣以其係於上故也五百里爲邦都所以封公與王子弟之親者謂之都以其有邑都故也

詩義折中　元烏　邦畿千里景員維河告先王以定都也商人屢遷不常厥居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自湯以後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祖乙以後復徙河北至於盤庚乃涉河而南都於殷從上甲微之故居然率籲眾感承大定也武丁修德行政四海來假乃始定都於此而不遷

周官義疏擇人　正王面所謂西面而內鄉也匡人達法則而邦國之臣皆凜承乎王吏擇人誦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鄉於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齊魯之衰民不知君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篡奪之漸則知止邪於未形周官之所慮遠矣

瞻彼淇澳

詩經傳說彙纂　淇澳　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勳王室又國語稱其耄而咨儆於朝受戒不怠然未詳其立德著行之本也讀淇澳之詩而見其省察克治之勤學問進修之密極鍛鍊之精純底粹質於溫潤以致動皆中禮民不能忘幾於至善可謂盛矣夫康叔紹聞衣德作則於前武公敬愼恪恭繼業於後從來開國承家保邦圖治無二道也

於戲前王不忘

詩義折中　烈文　獻顯相也儀禮曰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獻賓歌烈文也烈文者功德也成王之初周興未久助祭諸侯身佐前王以定天下故有武功與文德也

聽訟章

周官義疏　大司寇　斷獄弊訟大司寇也乃散見於羣士而本職無列焉何也圜土嘉石所以禁於獄訟未成之先而閉其徑塗鈞金束矢所以謹於疑獄疑訟而防其變詐肺石以達窮民又所以警有地治者與職聽之士而懲其忿橈也蓋使民無訟其本原固在於皇建有極章志貞教而止惡於未萌董正諸司乃大司寇之職至於職斷不失則羣有司事耳此本職無一言及於獄訟之意與

又小司寇　既附於刑復用情訊之所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也書者所書犯法之由卽獄詞也讀之而囚無不服眾以爲宜然後法可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桃夭

詩經傳說彙纂 桃夭 文王之治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於不妒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致而致之者詩序主於后妃朱傳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道相成也

秦誓

書經傳說彙纂 秦誓 秦誓篇首蔡傳云晉敗秦師於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此從孔傳據書序誓作於敗殺之年明甚考左氏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亦秦穆公之三十三年也是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左雖不言作誓之事然晉歸三帥穆公郊迎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當是時其自悔可知乃復有彭衙之敗濟河之師此後之說者每責秦穆知悔過而不能改耳惟史記載秦穆自三十三年敗殽之後至三十六年伐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氏履祥以史記有明文是誓作於封殽之日而非殽敗還歸之作矣要之作誓歲月孔傳與史記雖記載不同然秦晉之爭緣起於殽則諸書皆合也

生財有大道節

周官義疏 大宰 世儒或以周官理財過於詳密疑非聖人之法非也財之盈絀關天下安危故易曰理財正辭禁民

爲非曰義但後世所謂理財者惟計民之供及國之用與聖人所以理財者異耳蓋財之源在於生之爲之而不可一聽於民也財之流在於食之用之而不可一聽於吏也觀九職之任民至於聚斂疏財遂師之巡稼穡而救時事至於移用其民鄭長之趨耕耨并稽女功所以導民於生之爲之者視民之自謀而尤悉矣失財用物考於宰夫振掌事者之餘財歸於職幣宮中之稍食宮正均之周廬之月秩宮伯制之所以察吏而防食用之浮冒者周矣禮俗之則頒於冢宰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於小司徒所以防民幅財而謹食用之靡耗者備矣是乃生財之大道所以天災不能困而民患無由

興也　大府九賦各有所待用之多少必與賦相稱所以節之也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所以均之也用三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尤均節之大者九式無軍旅蓋甲出邱甸無養兵之費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侯國供其資糧此古者所以薄取於民而財不匱也　匪頒如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廩人之匪頒稍食也槀人外內朝冗食者之食也百官羣士無采邑者其稍食當掌於司祿而職閽矣又如冢宰之賞羣吏及有勞績不得受田於司勛而饒以泉布頒以粟米者與夫膳夫肉修之頒賜酒正之秩酒宮伯司裘之頒衣裘羅氏之行羽物凌人之頒氷皆匪頒之類

也或謂臣民食用之式亦宜太宰頒之蓋統於九式非也九式國用也故太宰掌之大司徒主教民故以儀辨等以度教節而小司徒掌飲食喪紀之禁令州長以下歲時月吉讀法以申警之黨正所教尤詳太宰無庸更頒其式

府庫財

禮記義疏曲禮下　府庫藏物之所在庫門內兩旁周禮有太府內府外府玉府之職而無庫名本篇六府不言庫月令言審五庫之量不言司庫何官是府即庫府以藏物爲名庫即其藏之之地也太府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入則何所不入頒財以式法授之則何所不出玉府掌金玉玩好兵器內府掌受貨賄良兵良器凡好賜予則共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是文武之器用未嘗分貯且記文亦止據見在者言而劉氏謂在府豫治其寶藏貨賄以待匪頒在庫豫治其車馬甲兵以待徵令陳氏謂府藏文書財物爲文庫則車械爲武固矣

周官義疏序官　諸府皆非私藏王氏以其名曰內府嫌於私也故辨之然以爲在庫門之內則未必然王者之財不必置之門內而後爲內也三府特以其所藏之物爲別耳要當在王宮之外內府掌受九貢九府九功之貨賄此皆生於天時產於地利成於民力所謂財用之大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下之所以共上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馭輕重以均貴賤以通有無所謂財用之大權上之所以制下也自外而藏諸內故曰內府自內而布諸外故曰外府

又太府 周官之法藏貨財之府自郊野縣都以至畿外隨地而有之內府所掌獨待邦中之用者耳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下經都鄙之吏受財用則畿內皆有守藏可知矣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令賙補委積饋禮慶賀哀弔則邦國皆有儲偫可知矣 財用有臨事受書契於太府而取之於所司者如匪頒好賜吏賞道齎工齎之類官府都鄙之所同也有經式夙具本存於其地者自鄉遂以至縣都祭祀賓旅師役學校所應用之財物是也有分貯於所司者天官之裘布絲枲地官之倉廩貨布廛炭春官成均之共具夏官閑廐之芻粟稾膳之工齎秋官圜土之四食是也凡此皆受文書於太府貢賦者各以財物入焉至月終歲終然後入要會於太府司會以聽鈎考

畜馬乘 百乘之家

周官義疏 案初試爲大夫者畜馬止一乘等而上之雖核人 十倍止四十匹耳百乘之家據伊釆所出言之私家安得有馬至八百六十四匹之多也 賈疏曰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諸侯及大夫直一廐良馬惟有三廐六百四十八匹駑有二種良二百一十六匹并之爲八百四十四匹駑亦六百四十六匹駑三之六百四十八匹君十卿祿不應畜馬之數僅多三之一

禮記義疏曲禮上 古者車服所以旌勳庸非有功弗賜也君賜之非更有命弗敢卽乘也其平日所乘依所當得而自造之耳玉藻曰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明常法得自造矣

禮記義疏曲禮下 副車隨命說不見所據孔疏士三命得賜車棧車無巾車職雖有士乘棧車說而無中士明文又彼副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

疏謂士無貳車與此疏同然據儀禮旣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是士有貳車之明證也

武進劉逢祿學

中庸

射有似乎君子節

儀禮義疏大射儀 考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也天子諸侯三射備有之卿大夫以下無賓射以其遠國屬非諸臣所有也其賓射卽燕射耳射人職言士射豻侯皮侯也則士亦有大射矣康成以射人之射爲賓射非也五正三正二正樂節也 先儒皆據射義天子必先習射於澤之文以此大射爲將祭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擇與祭者之禮然以周官司裘射人之職考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將祭而行大射之禮以擇之乎卽天子之祭六卿以下至於祝史皆有常職五等諸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助之禮如必射中者乃得與於祭則太宰不必贊玉幣而大司徒不必奉牛牲大宗伯不必奉玉盞而肆師不必誅怠慢也抑西雝之我客或易其人而烈文辟公多廢然返也揆之於理多所未安蓋射義原屬漢人傅會欲鋪張射事之重大而不覺其言之過耳敖氏不用舊解所見偉矣但經生誦習戴記耳濡目染其來已久今姑仍鄭義而存敖之說於後并附論之如此云　又古人

德行之外所重道藝德行體也道藝用也六藝之目禮樂爲首其餘四者皆日用利賴之事而射又先焉蓋禮中樂和斯須不可去然必因事而見如祭祀朝聘饗食師田之屬非肄之有素涖事難以卒行而禮樂不可以空肄唯射之一事貴賤有等賓主有分長幼有儀能否有別揖遜雍容心氣得平焉周旋進反容貌得莊焉至於以樂行之不鼓不釋應聲赴節四矢如樹而其藝也亦進於神已勝者無可矜而不勝者可以勉射者既身其事而觀之者亦鼓舞動盪而勃然以興故夫習禮樂之事無過於射者然則將有祭祀君與諸公卿大夫士舉行此射以習禮樂理亦宜之而非必擇焉而有所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也以其爲祭而習射故謂之大射而後人因有選士之傅會與

周官義疏射人　此謂大射非賓射也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也大射儀干侯五十步注云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此云士以三耦射豻侯豻侯固皮侯而棲鵠者與大射儀無異也則王之三侯諸侯之二侯孤卿大夫之一侯亦是皮侯棲鵠而其射爲大明矣且据此則大射士亦有之注疏謂士無大射又云士亦有賓射皆非也又考工記梓人九節五正七節三正五節二正者自以歌詩之節言之如九節五

正則四節先以聽而五節之中拾發乘矢故云正也如以爲五正之侯則一句之中忽言歌忽言侯文不相貫矣　熊侯麋侯布侯皆獸侯也熊侯麋侯者各以其獸皮之全者二夾置於質之旁以爲飾布侯則畫虎豹若鹿豕爲飾而不以皮也其質在中猶正鵠也於布體各以純色采之與正之五采者異

儀禮義疏鄉射禮　地官保氏五射先鄭有白矢井儀等名行葦詩四鍭如樹孔疏云四鍭皆中如手就樹之然又以大射儀司射所命揚觶梱復衆不釋獲之辭推之則射者之矢必貫於侯而不脫方謂之中明矣中者必於正鵠非僅穿布也中庸云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若布則甚

大何難中乎　釋獲之法皆就一耦以分左右是各自爲勝負也至算獲而告於賓則皆左右總計而不逐耦以數將毋中多者則因不中者而掩其賢不中者又因中多者而藏其拙乎曰此聖人隱動不獲者以羞惡之心使之自勉於德也夫射者志必正體必直容必比於禮節必比於樂而後射得中中得多其射而不中中而不多者必反於是吾中多爲人所掩吾自安也吾射不中中而不多而因以掩人之賢能無自歉乎吾射不中中不多縱因人之中多而得與賢能無自媿乎媿歉交并而反求正己之心不自知其何以與也逮勝又不勝乃仍比耦行之以分其優劣斯以歉先王制禮其示激勸

於人者固非一術也

禮器圖　侯制有鵠有中有躬有舌又謂之仌有綱有緆有植侯中視侯道弓二寸虎侯侯道九十弓二九方廣一丈八尺爲侯中三分侯中而鵠居一方廣六尺以虎皮畫其形爲鵠旁亦以虎皮飾熊侯七十弓豹侯麋侯豻侯倶五十弓其廣以次而減畫飾各視其皮中之上下爲躬躬倍中虎侯中一丈八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半當侯中兩旁出侯中各九尺躬之上下曰舌上舌倍躬廣七丈二尺以半當躬兩旁出躬各一丈八尺下舌出躬半上舌左右各出九尺合當躬三丈六尺通廣五丈四尺舌上下各有綱綱以繩爲之上下綱左右各出舌尋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綱廣八丈八尺下綱廣七丈持綱曰縜左右各廣寸各
侯皆準諸此凡侯用布俱橫設布闊二尺二寸去邊各
一寸惟侯中方虎侯中一丈八尺用布九幅其舌及躬
俱高二尺也

順父母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主婦與主人之交致爵在三獻爵止之後
緣尸之意而達之也蓋神惠之均偏莫先於主人而相
和相敬尤宜於主人主婦交致爵而酢焉所謂妻子合
而父母順者其在斯矣

嘉樂君子

詩義折中 假樂 美武王也大明之詩曰保佑命爾此詩亦云
故知爲美武王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自諸侯而爲
天子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者惟湯武爲然故中庸引
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證也武王之爲天子也上承穆考
之謨下資四友十亂之助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其實錄
也以此宜其民人則受天祿所必然矣

宗廟

禮記義疏 王制 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說紛紜不一或謂七
廟天子之定制或謂實止四廟或謂夏五廟禹與二昭
二穆殷六廟湯與契二昭二穆周七廟后稷文武二祧
與寢廟四然其說皆原於禮緯在西漢時其言始封之
君爲大祖以下五廟迭毀古之正禮者韋玄成等也其

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劉歆也至東漢時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則同於劉歆鄭康成以爲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則同於玄成而盧植馬融亦守此議然自康成而後講經議禮者並據王制祭法斥鄭四廟之談伸王七廟之說又據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主則周廟宜有九設周之祖宗更有功德受命如二人者亦當更立廟以祀而必不僅九廟而正理固宜然也

又祭法 此記天子兼二祧爲七廟蓋韋玄成說也劉歆則謂天子本七廟兼二祧爲九語類中朱子獨以劉說爲

然則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自有定論先儒若陳氏馬氏吳氏亦各違劉而疑鄭其以文武世室爲二祧者周禮鄭注所謂因祧主所藏故名爲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其義亦如之二祧之祭各經雖無明文以理論之二祧爲高祖之祖父其祭視太廟親廟宜少殺此記所以有享嘗乃止之文也若以文武世室爲七廟中之二祧則宜月祭而不止享嘗矣孔氏謂祧不月祭本望經爲說至陳氏以二祧將毀并埽除之事去之其意若以爲文武之廟則不可以將毀言若以將遷爲將毀則高祖矣焉有廟在四親之內乃去其月祭并埽除之不事乎要之祀記有二祧必非文武廟也若文武廟何至不

月祭邪

周官義疏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則先公亦稱祧不獨守祧

文武二廟矣七廟通姜嫄廟爲八而守祧八人則凡廟皆有祧可見矣左傳鄭子羽對楚人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亦稱祧則祧之義不繫乎藏遷主又明矣疏謂文武已上遷主藏於稷廟文武已後遷主藏於文武廟是也而專以文武廟爲二祧則泥於祭法之文而云然與此經不合祭法漢人所爲不足據依當以此經爲正

疏云七廟并姜嫄爲八蓋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稷出姜嫄故稷以後特立廟祀之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宮之外別建一廟而歲時享祀亦不與七廟同日與

禮器圖說 廟說爲禮家聚訟之門今依朱子說圖之據爲折衷朱子云廟制皆於中門外之左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晉博士孫毓議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祧亦曰世室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 謂高曾廟 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儀禮義疏 聘禮 古者廟必分昭穆故祭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士虞記亦曰以其班祔士一廟者祖禰尚從昭穆

之班則三廟五廟七廟者自太祖而下宜分昭穆之廟
可見矣敖氏乃謂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
則是置昭穆於不問而直以東爲上也一有升祔則四
親廟俱當移動此豈祔以其班之意乎賈氏昭東穆西
而太祖居中近之矣然諸廟平列而無上下之殊揆之
禮意亦未爲得敖氏又謂天子七廟每廟皆有五門諸
侯五廟每廟皆有三門並如朝制此則尤不可通者若
然則舉大禮奉大祭之時何不直由其廟之五門三門
者入而轉自朝之大門回曲以達於東乎蓋神必依於
人故廟雖各全其尊而所從入之道則自朝門而趨而
之左卽社稷在右亦必由大門而入可見也然則此有
每門每曲者何也入大門北行折而東入廟必有西鄉
之門爲廟與朝之限此卽謂之閤門也既入廟門則當
有南鄉都宮之門又一門也都宮內左昭右穆其廟門
之外或亦各有閤門東西相向歟每曲則士冠禮敖氏
言之但此五廟者曲彌多耳

諸侯大夫士庶廟制 附

禮記義疏喪服小記始受命之君未有不爲太祖立廟者祭法虞夏祖顓頊商周祖嚳豈有名之爲祖而無廟祀之禮且陳氏旣知康成禘爲祭天之說之非矣則其禘也豈猶是郊壇之祀故先儒以爲禘於始祖之廟耳而可謂始祖無廟邪至記所謂庶子王者鄭以君之庶子言其說

是也陳求四廟之說而不得乃以藩邸入繼別立親廟言之是漢之悼宋之濮明之興獻所以見譏於古今也且據儀禮喪服傳支子可以爲人後疏云適子當家自爲宗蓋支子既出後大宗其本生廟祀自有小宗適子承之何必庶子別爲之廟是當以鄭說爲是　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則諸侯始封必立五廟大夫始命必立三廟適士始命必立二廟矣然有廟立而無主者如伯禽封魯不祖天子則不得祀文王而周公尚存則五廟皆虛也周公薨不得祔王季之廟王季已追王諸侯不得祖天子則當入魯太廟所謂別子爲祖蓋爲孫則必隨祖以食於廟故必祔於祖以別子爲祖則無可祔假

設其夫人先死亦不得祔於王季之妃而自入魯太廟矣由是推之則諸侯庶子始命爲大夫而立三廟大夫庶子別仕他國其祖父之廟本國宗子主之不得以主行則新國所立之三廟亦無主故鄭氏謂始來仕無廟非不立廟以無主在廟故直謂之無廟也既立廟其妻死主不入廟乎後夫死而主入廟即祔於其妻矣鄭孔之說析理甚精不可謂夫存先爲妻立廟之必無其事也

又曾子問　大夫身爲適則立禰廟於家而祖之祭猶祖之宗攝之身爲祖之適則立祖禰二廟於家而曾祖之祭猶曾祖之宗攝之若曾祖之宗子亦爲大夫則其祭宗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主之而庶子之大夫助其物陪其位所謂齋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也若兄弟同爲大夫則禰廟惟立於適子之家適子主其祭而弟隨之所謂支子不祭也烏有父子兄弟各立三廟及皆立廟於宗子之家者乎宗子無罪去國而庶子無大夫則以其廟行庶子居者爲壇望墓而祭庶子有大夫則不以廟行而庶子攝其祭所謂宗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也或宗子庶子皆無大夫而曾祖常爲大夫則其廟猶不毀但薦而不祭耳禮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未嘗以子孫貶黜并其祖父之廟而毀之也郝氏詆訾周禮妄逞臆說不可不辨

儀禮義疏特牲饋食禮 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爲犆祭言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犆矣若祫則祖禰並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爲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後無一日之祭於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即吉後輒廢其祭於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於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禰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而及高蓋曾高無廟不妨於祖禰之廟祭之也如士爲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祔焉此亦其徵矣 又案廟制據王制禮器士惟一廟而已祭法則云適士二官師一而士喪禮記亦有二廟則先朝禰後適祖之文是則士或二廟或一廟也其一廟者康成以爲祖禰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廟是已至適士官師乃以上士若中士下士分屬之恐未必然上下大夫同三廟五等諸侯同五廟不應上士遽異於中下也且於適士之義亦不相應疑所謂適士者乃世族之大宗爵雖爲士而世適相承上繼繼別之宗爲百世不遷者則自當有別子爲祖之廟於以合食而收族焉所謂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耳若然則其祖若禰仍共一廟雖犆祭其祖亦於禰廟中行事而已

禮記義疏 月令 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其有限者以祭定之其無窮者以薦伸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見薦者以生人之道事之三年之喪主末入在廟而在寢可薦即無廟而祭於寢者亦可薦也

周官義疏 都宗人 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然左氏所云都邑先君之廟則固間有之蓋或遷國而舊都所存如豐有文王廟晉廟在曲沃之類或特營建都邑而立之廟如洛邑有文武廟之類其祭自朝廷領之非王子弟所主也

禮記義疏 曲禮下 周禮大例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饗故祠禴烝嘗皆曰以饗先王四時之間祀追饗朝饗皆宗廟之名也餘惟季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饗蓋以其祀於明堂之大廟故被以宗廟之名王饗諸侯諸侯相饗皆用祭器故亦被以宗廟之名然惟禮重而物備始名大饗郊以特牲物不備矣所貴在誠故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易曰聖人亨以饗上帝故祭天可名饗不可名大饗也若聘禮之饗養老之饗孤子之饗皆對燕禮食禮而言與此更相去遠矣

武王末受命

禮記義疏 文王世子注家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文王生子不太早與武王九十三乃終而成王尚幼不能涖阼武王生子不太晚與且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薨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三年大會孟津伐紂則九十六又七年崩則百有三歲矣竹書紀年作武王年八十四金履祥引入通鑑則以爲五十四孔氏所言征伐諸國之年攷之他書多不合也至於帝與九而文曰吾與爾三并附會亦有難通者此直傳聞之誤削而不論可矣至於鄭氏勤憂損壽之說尤不可訓無逸之篇明言生則逸惟耽樂是從此之不克壽矣可反以憂勤爲戒乎若夫聖人之脩德永年與子臣之求代其君父則至誠之道原有與天地相通者正不得以荒幻之說雜之也

追王

禮記義疏 大傳 太王王季文王理宜追王惟當柴於上帝祈

於社之時遂率諸侯行之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命而
諸侯共承之非子孫之所敢爲也　鄭據緯書謂文王
稱王九年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配天追王太王
王季李氏幷謂文王追王后稷史記述舊傳言武王載
木主號爲文王考書泰誓止稱文考武成乃稱文王金
縢篇言若爾三王遡周書言一月甲子入殷乙丑復於
軍二月辛亥告於天宗上帝祀太王王季文王是追王
於克商後一月古人謂行主爲公禰故人遂誤爲載文
王主也中庸言周公追王者周家制作皆出於公故係
之公耳孔氏必求其說謂周公追王乃改葬以王禮未
必然也縱周公於太王王季之墓高其封大其域亦不
得以追王名之國語言昔我先王后稷猶詩言玄王桓
撥亦臣子之統辭李氏謂文王追王后稷亦無據之說
也

祭以大夫

禮記義疏　祭從生者謂適長爲士支子爲大夫亦祇以
王制　士主祭不以大夫古人極重宗法支子不祭謂不主祭
耳其祝辭云宗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庶子爲大
夫而以大夫牲可知但主其祭者宗子之爲士者耳且
云薦其常事則亦當從大夫之爵故曰士攝大夫宗子
也陳說審矣

三年之喪

禮記義疏　檀弓　漢儒鄭氏主二十七月據服問中月而禫援中年考校證之謂中月中間一月也魏儒王肅主二十五月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且援文王受命唯中身謂中月卽在此月之中也唐儒王元感謂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乃畢據喪服四制三年而祥之文也考之竹書則唐虞以上實是三年以書陟書元中隔三甲子孟子云三年之喪畢其明證也以書考之則商二十五月張柬之議引書可徵周確二十五月蓋所謂三年者由期而倍之曰三年者首尾必越三年也鄭以父在爲母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而禫爲據不知母本三年也厭其正服故期而小祥爲此餘服使行大祥三年之正服伸矣不得援此復爲餘服故本文是月卽指祥也而朱子亦謂祥卽是禫也但父母之喪至痛無已古人二十五月而畢亦謂先王制禮不敢過耳今自唐以來久矣二十七月爲定於人子之心獨無恔乎則朱子自致其哀者尤不可不深長思也

四書是訓卷二

武進劉逢祿學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禮記義疏 明堂之禮先儒皆謂周公之事故宋神宗詔
樂記

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
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今觀明堂之祀與散軍郊射禪晃
揖笏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言周
公相武王以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舉非武王不能爲
亦非周公不能贊成之故夫子特歸美周公非謂周公
嚴父也明乎此不特知宗祀明堂爲武王之事即中庸
追王上祀亦非但周公之事矣

春秋

儀禮義疏特牲饋食禮　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謂犆祭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祫而春則犆諸侯秋冬皆祫而春夏有犆時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祫犆並有矣此特牲士犆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詞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夙興視殺以訖送賓徹俎爲時良久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況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有明日繹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五以七其果以何日而祭乎此殆不然也蓋祫則萃羣廟之主而祭之犆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祖禰共廟而犆祭祖則不及禰若犆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犆少則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

脩其祖廟

周官義疏守祧　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禮記脩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脩除[illegible]謂芟草萌除塵壤有司脩除之即典祀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宗器

周官義疏太府　有物可好而玩之以適其情雖聖人不廢以經傳考之舞衣大貝兌戈垂矢見於尚書魯壺紀甗見於春秋傳要亦禮樂之器具故後世傳爲宗器重寶而當時直以爲玩好而已

又典庸器如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者皆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宗器並陳

設衣裳

周官義疏典祀衣服有藏於玉府者玉府所藏亦以授司服而共之故兩職俱共復衣服也斂衣服謂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之服也襲衣服亦存焉其侯國之禮衣服亦當掌之奠衣服奠時設之以馮神者以在殯未有尸故也若既葬則遣衣服皆以授守祧藏之以待祭而授尸矣廞衣服明器之衣服也四者之陳皆有次序司服掌之

又守祧　守祧奄與女奚豈祭祀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於祧與

序昭穆

禮記義疏祭統三時皆祫三昭三穆之主皆聚太廟則羣昭羣穆之子孫亦皆聚太廟若春禘則各於其廟亦惟當廟子孫入耳　又太廟序昭穆惟就始封之祖序之如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列第一行號仲虞叔王季之穆列第二行管蔡十六國文之昭列第三行邘晉應韓武之穆列第四行則親疏了然可見若就今子孫昭穆爲行則親疏全無辨矣又祭時在室俱西面在堂俱北面安有父南面之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春秋傳說彙纂　文二年　兄弟昭穆之說諸家之說紛然不一不可以不辨祭統曰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曰自始祖之後父爲昭子爲穆賈疏曰周以后稷廟爲始祖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是故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弟必不可爲兄後子必不可爲父孫也小宗伯所爲辨之者恐其父子兄弟之序之有亂而辨之也如三傳及胡傳皆以閔僖爲父子則是以兄爲弟後以子爲父孫其亂昭穆之序也甚矣鄭氏謂商六廟自契至湯二昭二穆考之殷本紀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如果兄弟異昭穆各爲一代則武丁之祭將不能上及祖乎晉賀循謂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又謂兄弟相代則其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殷之盤庚不繼陽甲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華恒謂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宜爲神主立室不當以室限神主又謂廟當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又謂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雖有兄弟旁及不越昭穆溫嶠謂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唐禮官謂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宋禮官亦謂兄弟繼統同爲一代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殷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明

不繼兄之統也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又謂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父爲昭子爲穆不刊之典也據此歷代禮官之議合之何氏孔氏之言可以知四傳之爲謬矣

周官義疏 小宗伯案兄弟不相爲後以其亂昭穆之次也其兄終弟及如周之懿孝者意亦爲同廟異室之制歟

又家人 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可以亂昭穆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爲君若以繼序爲昭穆則祖已上皆無廟是其論定矣賈疏謂閔爲昭僖爲穆義不可通

序爵

禮記義疏 文王世子 中庸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鄭謂子孫有爵者立西階下與公侯伯子男序爵惟無爵者列東階下序齒如此則同姓半入異姓中殊非類族辨物之道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有爵入異姓中非尊之乃後之矣考周禮族葬之法以昭穆爲序貴者居前賤者居後則廟中其北上者以序昭穆自北而南而於一行之中其西面者則以爵爲次蓋論父子則貴不敵親論兄弟則親不敵貴故也

辨貴賤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牲體以四肢爲貴脊脅次之就四體而論

殷人貴後周人貴前故前體爲貴而後體次之就前體而論肩最貴臂次之臑又次之其序自上而下也就後體而論骼最貴肫次之髀爲下其序自下而上也此篇歷序俎之牲體并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或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右肩臂臑肫骼祝俎之全用右髀阼俎全用左臂是也其次則不用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之觳折是也又其次則儀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又其次則雜用餘體之可殽者而并不言折矣衆賓衆兄弟以下之殽脀是也殽脀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其體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大夫由大夫禮而推之諸侯天子雖經闕有間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

序事

儀禮義疏特牲饋食禮第云有司足矣必兼羣執事者其人有專職則謂之有司如筮人宗人祝佐食之屬是也其人不

必有專職而奔走服勞如滌器陳几席沃盥之類不可以專職也故以羣執事概之

又少牢饋食禮天子諸侯蓋不別立佐食如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大司馬羞魚牲受其祭大司寇奉犬牲皆佐食之職以六卿爲之又雝詩云於薦廣牲相予肆祀以辟公爲之諸侯亦當以卿大夫爲之可知

旅酬下爲上

禮記義疏祭統特牲少牢注疏云大夫尊避君士卑無嫌故天子諸侯禮推特牲而可知特牲禮主人獻賓自酢獻衆賓畢乃酬賓此時本未舉旅行酬也獻衆賓在酬賓後均是正獻原非旅酬至前獻長兄弟衆兄弟在酬賓後均是正獻原非旅酬至一人舉觶始舉旅行酬二人舉觶始行無算爵此特牲禮節次之大略也據此而推則前經所謂尸飲五君獻卿飲七獻大夫飲九獻士及羣有司亦猶特牲之獻衆賓在酬賓前也但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與君不同耳酬賓後君獻長兄弟衆兄弟少牢所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蓋謂衆兄弟無不獻其升拜受爵惟長兄弟一人也此時尚未旅酬及賜爵司士呼昭穆而進之纔舉旅行酬旅酬主人不與無用攝主司士所呼合宗人授事之有爵有官班在昭穆者而呼之非以司士掌士之戒令而專呼之也

儀禮義疏鄉飲酒禮酬之爲義注曰勸酒也爲酬賓言之也又曰

周也爲旅酬言之也旅酬之酬義主於周當主人酬賓時介遵皆未及獻無行酬之法故不盡主人之歡莫之而不舉至獻禮既畢一人舉觶乃體主人均惠之意而行之以至於辯辯者周也　旅酬之酬義主於賓故孤行一觶而以周於賓黨卽爲辯也無算爵之酬義主於賓主之交歡故兼行二觶必并及於主人之贊者而後爲錯也

又燕禮　凡禮獻畢乃旅此不待獻畢卽旅者君禮異也公意欲使臣下盡醉極歡故受賸觶卽舉之以酬賓賓緣公之意而達之故於受公酬酌觶旣拜時卽請旅侍臣矣　旅凡三舉故致必三觶而乃以兩次致之者始之舉旅爲賓也繼之舉旅爲卿也此而賸以大夫焉宜也以其名秩不相等也若三舉旅則爲大夫爲大夫則其名秩相等矣且賸觶之大夫亦在舉旅之數矣及旅而後賸是使大夫賸大夫也是使賸觶之大夫自賸之而自旅之也故於前兩賸時預多一觶以爲大夫舉旅之用也　舉旅之禮各有所主始之舉旅爲賓也賓之斯酬之矣雖有公卿莫得而先之也繼之舉旅爲公卿也宜酬公卿之長矣而曰若賓若長者賓雖大夫旣爲賓則可以先於公卿公卿雖不爲賓旣爲公卿則亦可以先於賓故孰先孰後隨公之意也此三舉旅爲大夫也宜賜大夫之長矣而曰惟公所賜者賓與公卿皆

尊於大夫故或先賜大夫可也或先賜賓與公卿亦無不可也其先賜大夫者則受賜之大夫必首以酬賓乃由公卿以辯於眾大夫若先賜賓與公卿則其行酬如酬卿之禮　賓之媵觶其義有四主人之獻賓承公命也以卑不敢酢尊故賓酢主人而未嘗酢公也至是而藉此以示報焉所以成禮於公也明有尊也媵觶者下大夫也鄉者以君命而尊於其伍至是而亦事其事焉所以自伍於下大夫也明等夷也爲賓卿舉旅而使下大夫媵焉宜也爲大夫舉旅而亦用下大夫所媵之觶猶之可也若爲士舉旅而媵以下大夫則非等矣於是賓自媵之所謂降尊以就卑也明下賤也酬之爲義賓主於周鄉者雖三舉旅未嘗及士也至是賓則藉其所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公之德公亦藉賓之所媵者以使在燕之長幼卑尊無不飲賓之觶蓋君臣之分益明而賓主之道兩得矣　飲射禮必行二爵者賓主二黨以錯爲周也此惟行一爵者大廷分定自尊祖卑無取於錯也

又特牲饋食禮庭中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黨也宗廟之禮尊者主於敬親者主於愛以敬爲主故酳尸而不敢酬況於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賓尸而後尸舉旅行觶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爲主故尸爵而爵主亦欲與於祭者之無不酬也況主祭者乎一

舉觶爲旅酬始再舉觶爲無算爵始而凡鄉射飲燕合
情同愛之禮皆視此矣　少牢酬尸賓尸在堂以賓禮
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
之也　主人酢於內賓之長出房主婦則洗觶酌西面
以酬內賓之長內賓之長奠於薦南此奠南爲房中旅
酬之始　大夫賓尸尸作三獻之爵遂繼之以旅酬是
尸自行其惠於廟中也士不賓尸則尸不出堂而行旅
酬之禮矣故於加爵而爵止所以示致惠之意而使上
下同其愛內外致其忱至於既醉而止也蓋三獻以申
敬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獻焉斯以廣敬也加爵以
盡歡故爵止而上下內外無不酬焉斯以合歡也　與

鄉飲射先酬主人異者庭事非堂事也主人祝並在室
中以尸不與酬故主人祝亦不與也　此時房中內賓
亦舉主婦所酬之觶以酬宗婦　內賓之少者宗婦之
少者亦各舉觶於其長以爲無算爵始　敖氏謂賓先
舉奠觶旅酢而後兄弟之長復舉奠觶以此解無算爵
與鄉飲射禮不合無算爵有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
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惟己所欲與旅酬之以次相
酬者亦不同如敖所解則旅酬與無算爵一例矣或謂
下記宗人獻與旅齒於眾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今注
謂無次第何也曰是惟旅則以齒序耳非所論於無算
爵也或又曰注鄉射無算爵固云主人之觶以之次賓

賓長之觶以之次兄弟是明以始相酬矣曰祭禮無算爵行之堂下者也賓旅無算爵先行之堂上而後之堂下者也堂上不以序勢不能徧及於下下亦無躐而旅於在上之禮行之堂下交酌於其尊互旅於其階主於行神之惠而已故惟己所欲而不嫌無等也

又有司徹　衆賓兄弟飲於上私人飲於下酬無不逮者神惠均也位有上下者名分殊也　特牲記云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則大夫賓尸房中亦旅明矣但主婦酌觶以酬內賓之長奠之及兄弟相酬時內賓乃舉奠觶以酬主婦以遂之於下耳　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者以下行無算爵時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觶可行

長兄弟無奠觶可行故也尸既與於堂上之旅酬不得與於堂下之無算爵故於未行無算爵之前爲尸倍致其殷勤也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酬衆賓兄弟至於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如注云惟己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故云交錯　旅酬與無算爵分言之爲二節合言之總一旅酬也此經文義甚明賓筵詩云舉酬逸逸言旅酬而自該無算爵也中庸云旅酬下爲上朱子章句

義略同蓋由獻而有酢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於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爵也賈疏以不儐尸爲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未必然

燕毛

禮記義疏 祭畢則賓出而歸賓客之俎疑無異姓與燕文王世子 而此曰以異姓爲賓何也行葦詩祭畢燕父兄而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以膳宰爲主人而詩曰曾孫惟主又何也蓋天子燕不以公爲賓而以諸侯爲賓諸侯燕不以孤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皆開一位以明嫌此但以異姓爲賓見同姓爲一體之意況助祭之賓皆出則此異姓乃姑姊妹女子子之夫所謂父之族四者非外諸侯之爲賓者也大凡燕至旅酬後乃設几乃用樂而此燕首章即云授几次章即云歌咢爲娛老也射必勝者罰不勝者此但序賢序不侮不行罰蓋其射正以成禮即使老者觀之以娛老也射後三獻禮成而賓出矣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爲主人而君自爲主故曰曾孫惟主也當其時無算爵無算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故詩曰在宗載考考成也所謂同姓則成之也燕主於飲其禮文食主於飯其禮質世降一等雖無明據而孔疏近之若如陸說視君行遞降一等是亂昭穆也若原如其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穆之序又焉得爲祖行就父行乎

儀禮義疏 特牲饋食禮 諸侯兄弟備言燕私謂燕於廟後之寢也丈夫之燕不於堂則房中蓋未必有婦人之燕賈疏徹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燕內賓於房中 祝豆籩

奏其樂

周官義疏 大司樂 奏與歌各爲一事非且歌且奏也奏者但奏其樂而不歌如鐘師職以鐘鼓奏九夏笙師職共其鐘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某律則以其律爲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之高下疾徐而倚而比之卽以歌者之均爲均而不另爲均其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八音者卽謂之合樂矣黃鐘大呂皆以之爲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鐘爲均者歌時則以大呂爲均之樂配之下皆仿此賈疏謂歌奏通非也 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倚陰而樂器陰也陰律則倚陽而人聲陽也取陰陽相配相成之義也

天子七廟而守祧八人合此經觀之周立姜嫄廟信矣

姚先於祖者以其爲后稷之母特尊之也人道陰陽參焉直以生物終始爲義而已姚主育養自巳至申夷則申之氣小呂巳之氣萬物致養故用夷則小呂之合也

先祖謂后稷也其他廟之祧祭者亦存焉祖主生成自

卯至戌無射戌之氣夾鐘卯之氣萬物形就故用無射夾鐘之合也

上文既言分樂而序之以祀以祭以享矣其陽生而郊天其陰生而祭地大禘大祫有事於太廟禮彌隆則樂彌盛故皆併二樂而兼用之其爲宮角徵羽及鼓鼗管琴瑟之異者蓋於天地宗廟各有所宜而亦因以爲差焉音有八而止舉其三者鼓鼗以命管琴瑟以升歌舉其重者言也六代之舞在天則統以天神之所用在地則統以地示之所用在廟則以古爲尊故舍濩舞而用大磬焉樂兼用四而舞直用其一者合樂乃舞舞不可以兼用也六變八變九變其樂應有此數至是乃終耳皆降皆出天地之大祭祀容有配食者故云皆然亦非盡羅列也大祫則合羣主祭於宗廟不言皆者其以大禘不合羣主故與康成以大合樂與此併爲一祭之事故謂先奏是樂以降神後乃大合樂而祭之夫歌笙間而後合樂合樂乃舞豈其未禮玉未祼之前而遽已備此殷人滌蕩三闕蓋奏鐘鼓之類下文云尸出入奏肆夏則尸未入時歌工舞人均未入也然則此卽祭時之樂而非僅以之降神明矣至其辟位不用之說頗費苦心然似於樂律之法未合上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則未有五聲不備而可以成樂者以一律爲均則諸樂之爲徵爲羽爲商爲角皆有自然之次序其當之者不可得而辟其未至者不可得而攙康成以此四樂者混

合爲一不知諸律之爲調而以聲當之見其於次不合則不得不歸於辟位不用而展轉遷就以求合焉賈氏先生後用後生先用之云亦以其於次不合而爲之辭也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今試仍以上文求之上言以祀之樂四黃鐘大呂姑洗南呂此云黃鐘爲角謂黃鐘之角調卽姑洗也太簇爲徵卽南呂也姑洗爲羽卽大呂也唯圜鐘爲宮不合上言以祭之樂四太簇應鐘蕤賓函鐘此云圜鐘爲宮卽函鐘也太簇爲角卽蕤賓也姑洗爲徵卽應鐘也唯南呂爲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則小呂無射夾鐘此云大呂爲角卽小呂也應鐘爲羽卽夷則也唯黃鐘爲宮太簇爲徵不合

夫三公之義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從其合而始於未此三宮爲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圜鐘當爲黃鐘人宮之黃鐘當爲圜鐘蓋互說耳其餘三調乃各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宮之南呂爲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太簇也人宮之太簇爲徵當作夾鐘夾鐘之徵無射也亦字之誤也黃鐘爲宮則黃鐘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卽以黃鐘黃鐘爲角則黃鐘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姑洗太簇爲徵則太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大呂餘樂皆

以此推之不直言姑洗南呂大呂而云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者所以明商調之不用又以見上六樂姑洗之爲黃鐘角南呂之爲大簇徵大呂之爲姑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律分布均齊無漏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此經傳寫之訛固多有之抑以天宮黃鐘一律宮角兩用或有疑其重複者而以意易之與　六變八變九變賈氏約樂記大武而以舞節言之立四表爲進退頗類大司馬大閱之法未知大武之舞果有四表與否更以推之他舞尤恐難通上六樂自一變以至六變具有之如賈說

豈一變者自南表至第二表而遽至二變者至第三表而遽止乎似不成舞也如一變二變不作如是解則六變八變九變亦必不然矣舞以八佾則八人爲一列自南而北也虞書云舞干羽於兩階則左右分爲兩行也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司干職舞者既陳授舞器是舞者就位乃執器每變訖則舞者有更代故言出入也歌者在上樂縣在下舞節必與歌奏之聲相應此其相距不宜甚遠斯於兩階之語有合焉若然則其進退不過數步數十步之間無須立表所謂變者蓋其縱橫分合往來嚮背轉旋曲直之勢每變則異非直進退之間而已況大磬之舞則當象其至德升

聞雍容揖讓垂裳恭己之儀與大武必迥不同豈可一概論乎上注云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是以歌奏之節數之也舞時有歌有奏而歌奏之時不皆有舞似仍當以歌奏之節數之

郊

禮記義疏曲禮下 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明堂二者大祭南郊古制明堂古亦有之但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以合祀天神其在季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則周公以義起耳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孟冬祈年及即位而類出征而類巡狩而柴大故而旅皆因事而舉非常祭也南郊北郊天地分祭即位出征巡狩天地合祭蓋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殯宮異尸異几忌日亦分祭廟祭則同尸同几天地以覆載生成而論則分故圜丘方澤牲玉皆異以天統地地承天而論則合故凡告祭則同其從祀則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祈年祈穀及風雨星辰大社及五嶽四瀆山川王社止圻內山川大饗大旅止及五帝不及地祇其配位則圜丘虞夏以黃帝配殷以帝嚳配周初亦以嚳配周公定禮乃定以始祖配祈穀祈年以后稷配也祭地有五北郊亦通名社以祭全載之地當祭之時主社配稷而社不置稷大社祭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皆置稷以爲民祈報也祭地大祭一北郊方澤也變祭一大災類社稷

也此皆與稷同祭若大封而告於大社出征宜於社歸獻俘於社大會同宜於社反釋奠於社日食伐鼓於社不及稷矣巡狩出征與天同告又告社載社主以行大蜡祈禳兼大社王社耕耤止及王社以諸侯亦耕助及其國社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夏季祀中央土迎秋西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也大會同而祀方明則非常祭矣迎氣之祭祭天太皞等五帝而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軒轅配土金天配金高陽配水祭天句芒五神而以重配句芒黎配祝融句龍配后土該配蓐收修與熙配元冥諸侯迎氣則止及五神五臣不及天帝也鄭氏分南北郊與圜

丘方澤爲二不如王肅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澤之說爲確而祖緯書多立之名宜後儒訾其謬妄然如王子雍有五人帝五人臣無天五帝五臣亦非篤論蓋有日月即有日月之神有山川即有山川之神烏得謂四時五行獨無四時五行之神乎楊氏謂社即地並無北郊亦不確蓋中國九州固地而全居之則九州之州皆地此芒芒大地非王者主其祭而誰主之析言之則大社固地而州社里社亦地蓋天尊地親父尊母親父爲後之子止一人而庶子亦母其母天非天子不敢祭地則里社里正亦得率里人而祀之也注疏五帝及崑崙神州諸說先儒辨之詳矣此疏皆本鄭氏周禮注說言之

於大雩明堂諸祭盡舍昊天而祀五帝又造爲帝嚳配圜丘武王配明堂之說俱於古制不符至感生帝之說兩漢以前未聞有此自周禮注創爲此說六朝而下歷世遵行祀法大壞聶崇義號稱知禮猶以宋符火德當祀赤帝爲說其他又無論矣

又郊特牲鄭氏於天帝二字知其爲一而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又析爲二以皇天爲北辰曜魄寶上帝爲太微五帝王肅起而辨之程朱諸儒從而正定之然孔云指其清虛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謂之五帝以五配一故謂之六五帝者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則孔固以天爲一矣若夫郊之配以后稷報本之義取諸冬也大饗之配以文考告成之義取諸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明證也鄭既以祭法之禘爲圜丘爲祭昊天而配嚳郊爲祭上帝而配稷祖宗爲祭五帝於明堂而配文武又以大傳之禘爲郊祀天又祀感生帝不幾自相矛盾邪夫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一而已程子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孫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大雩季秋大饗考之於經皆有明文斯定論也皇氏所列僅八祭而云雩與郊禖爲祈祭不數崔氏謂雩亦常祭凡九然孟春祈穀亦祈也可不數乎至雩祭有二孟夏大雩常

也因旱而雩變也泥於變而并沒其常毋亦未之深考與至地祇之外別有神州之祭此亦鄭孔之惑於緯書者先儒亦詳斥之矣

周官義疏 大宗伯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皇天后土者惟在於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禋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略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別見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顯與經悖 胡仁重謂王者父天而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爲此說不知周官中雖有爲莽敢所僞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虞周之典祀直引其文史記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示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篇乃周官之舊明矣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祀天

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則不得謂社祭之外別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

禮記義疏郊特牲郊之用辛謂祈穀諸祭其用辛日則以武王牧野柴望告成是辛亥日乃周有天下之始故以爲一代之制若郊之日則必以至爲一陽所自生也　卜郊當以陳氏卜牲義爲正周之始郊日以至日固無所卜矣程子卜辛之說即曲禮不過三之義而泛論郊之用辛者也夫先王之制爲卜筮以神道設教而祭用卜亦示其誠敬之心不敢有所苟耳蓋郊日之以至報本之義莫大焉陽生於子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卜不言而用他日於義奚取乎然則太宰所以帥執事而卜日亦謂祭之無常期者而下云大神示亦如之則祈穀諸祭是也

又月令冬至大郊與祈穀爲二祭然祈穀亦於郊則謂祈穀爲郊無礙也至於迎長日之至當指冬至書所謂日短星昴本篇所謂日短至極而始長故迎之未必指春分也書言昊天上帝多矣安見上帝不可指天乎謂啟蟄而郊則上文已明言蟄蟲始振矣孟獻子言郊祀后稷可知蓋冬至之北郊配以后稷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祈穀配以后稷爲農祈也所配同而所以

配之義異若是者俱不足以難鄭惟鄭謂此上帝乃太微之帝孔謂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則緯書之說所宜刪正

社

禮記義疏 祭法 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案今記無此蓋逸文周禮大宗伯以冬日至致天神夏日至祭地示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圜丘方澤此禋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社稷之壝會社稷之職夏官小子掌鮮於社稷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方澤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諸侯國社祭其一國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天唯天子得祭之地則諸侯大夫士無不得祭但有廣狹不同者天父道地母道也天尊地親父尊母親天非天子不得郊見地各以其所食爲社也惟於天尊之故禮多舉郊而祈穀祈年不及舉其重以明尊也於地親之故瘞埋泰折止一言而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悉數之舉其多以明親也不明此義而胡氏有社無北郊之惑生矣

書經傳說彙纂 召誥 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於郊牛二注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歟周禮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闕耳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皆已補言之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亦謂祀於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於南郊地亦於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

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至之分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於郊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謂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於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於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九州之功而報之百辛以爲主耳謂之地示之神可乎地祇句龍同德謂

之后土者因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答之以句龍爲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其實康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祇也非謂句龍也況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繭栗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蔡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爲祭地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於后稷配天以思文之詩爲樂歌此乃行之於宗周者東都初建恐未遑及此耳

禮記義疏　郊特牲

社以祭五土之神所謂句龍爲社是也而非祭地祭地則大司樂方丘之祭耳彼經言方丘而不言社則方丘之非社明矣

道說似專指祭地言或以土與地本一故即以祭五土之名加之祭地要之皇地祇與句龍之祀其尊卑輕重本不可混也自經論之圜丘祭天在南郊天與地偶則方丘祭地自應在北郊此外凡大社皇社等之不在北郊者並句龍之社而非皇地祇之方丘諸儒未審第知中庸及此經之社爲祭地遂合凡社字皆以祭地目之并有謂古無北郊者曷不取大司樂之文一思之邪此記之社本據祭地言故下節合天地對舉之但所謂薄社者又以勝國之社言之則此記方丘之社自包入句龍之社矣

禘

周官義疏 司尊彝 追享朝享先鄭以爲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莫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毀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大祫謂之朝享合祠禮嘗烝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禮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祫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時之間祀也時享四大享二皆以肆獻祼行之如此經所列而時享或從其殺則有用饋食時饋食則不祼矣大宗伯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爲間祀則已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此職但舉其隆者以其專司祼獻之器也大宗伯並舉隆殺故以肆獻祼饋食統冒之康成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法壇墠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不與則焉有如許祼獻者哉

禮記義疏 王制 周禮與詩祠禴嘗烝皆易其序此言春祠夏禘豈猶可言卽禴而禘之名迺殊故鄭疑爲夏殷禮虞氏又云春禘者夏夏禘者殷蓋王制作於漢作者不見周禮而雜采四代禮爲之也趙伯循據大傳駁此謂禘大祭非時祭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故

誤則僖公之禘書秋七月漢儒何不見而誤云秋禘與周以重祭賜魯未聞賜晉何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與是周人以大禘爲重故改時祭之名而世猶通稱之今但辨禘之有時祭有大祭不必以記駁記也

又喪大記吉祭吉禘也謂之禘者以諦視昭穆也蓋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祧一遠主故因時遞遷而虛禰廟以待新主之入至此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當秋冬則謂之吉祫當春夏則謂之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襄十六年傳冬穆叔如晉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非大禘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禫祭之後亦必遇四時當祭乃行之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十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遽行吉禘故左氏譏其速若僖八年禘於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則又爲大禘與此禘不同諸儒多混而一之故其說多鑿

春秋傳說彙纂　文二年五年再殷祭者漢儒每援此爲禘祫相因之說何氏鄭氏謂三年祫五年禘徐邈謂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而後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開元二十七年乃至禘祫並在一歲宋熙寧八年亦至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善乎楊氏復之說曰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四祫也於禘祭乎何與可以一掃諸家之紛紛多端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禮記義疏祭統 禘祫年月先儒論說紛紜當以張子橫渠及張純之說爲正五年一禘三年一大祫舊說相沿已久獨張子謂禘祫每歲舉行據周官大司樂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總名間祀張純云禘以四月間於春夏祫以十月間於秋冬十月之祫乃合已毀廟之主享於太廟是爲大祫與夏秋冬三時所云礿禴祫嘗祫烝但合未毀廟主享於太廟者不同疏言禘在夏猶可通連大嘗則謬至於祫祭在秋尤誤

又禮運 崔鄭皆謂祫大禘小其實禘追所自出祫不追所自出安得禘反小於祫禮不王不禘安得諸侯亦有禘祫

又檀弓下 殷周之禮當以孔子所善爲主漢唐說當以朱子所論爲宗今由夫子所論而參之諸經通之諸說記言喪者不祭左氏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禮言王有大故則宗伯攝祭王制言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蓋三年喪殯宮之祭王自主之故言特祀於主宗廟三祫皆宗伯攝之故言烝嘗禘於廟及喪者不祭且春不祫則無從遷廟猶特祀於主必至烝嘗禘之祫乃遷故烝嘗禘乃言於廟也穀梁言練而壞廟是王小祥奉新主附於祖祔祭竟仍還殯宮宗伯於後第一祫告當遷於羣祖因留高祖之主於夾室既遷壞高祖廟復新之以待祖主之入第二祫因遷祖之主入於高廟既遷壞祖廟復

新之以待新主之入若諸侯則夏禘一犆一祫其年止二祫耳至三年喪畢乃奉新主入於禰廟然亦必因夏之大禘冬之大烝始與羣祖合食蓋主之必遷者義之公故臨之太祖而行之以攝祭之宗伯祔者仁之道故祔於祖而行之以嗣位之孝王且因祫而遷則昭穆主皆入太祖之室而因留當遷之高祖隨諸祧主入於夾室則遷之有禮而無迫促之嫌而後壞廟新廟以次遞遷皆有節文而無急猝之失新主既入廟乃除靈座自不至一日未有所歸故服虔云三年以前不得遷廟三年喪畢則遭烝嘗行祭而遷廟也若三年喪畢而當春犆則新主未可遽入俟夏祫始行之則靈座雖禫未可

除故徐邈云三時皆可祫而服終無常喪畢則隨烝嘗之時以祫而杜預遂以爲祫禘爲遷主之祭范甯謂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曰禘許愼謂三年喪畢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杜佑謂禫祭後乃祫來年禘於羣廟諸說所自來也夫祔之節次如此則練而祔正得其中而周人之卒哭而祔太早矣孔子善殷其從殷哉如此則虞祭不用適爾皇祖之文必至練祭乃用之也

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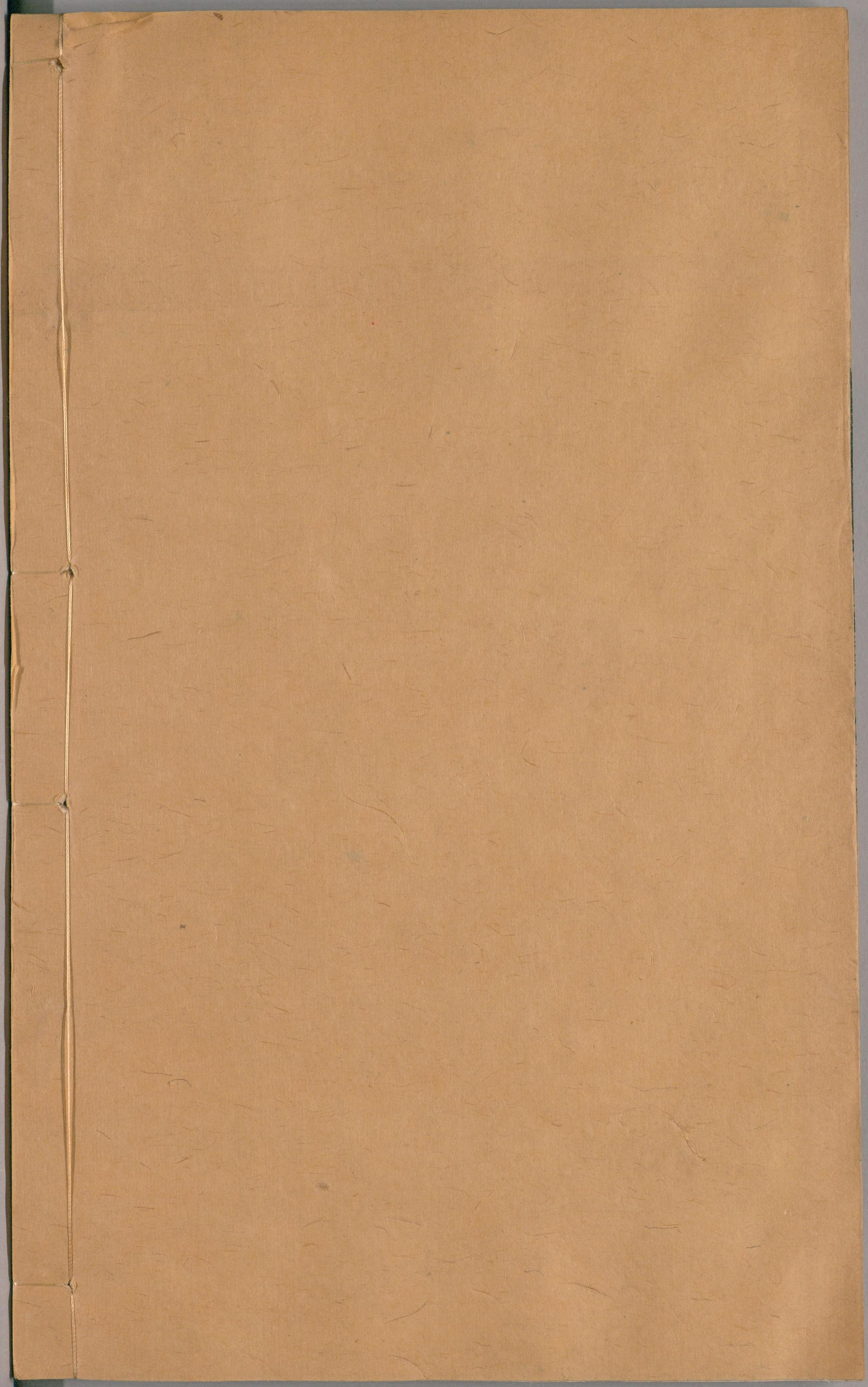
禮記義疏月令　嘗本秋祭言四時之祭者或以爲孟月或以爲仲月季月則未之聞也此季秋之月而言嘗故蔡鄭二家並舍時祭而別爲之說蔡氏邕曰嘗犧牲使有司展其犧牲而告備具也鄭

氏康成曰嘗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嘗羣神然展牲既不可以嘗名羣神亦不可言嘗祭二家憑臆言之其不足訓固不必言矣惟吳氏說較爲近似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將於天子舉二祭其所用犧牲前期告備蓋秦不師古其爲歲也既可以十二辰之末爲首則其爲祭也又何不可以三秋之末而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CL.
NO. 3476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